

# 让座的尴尬

□刘玉新

在新闻里看到过的给老人让座问题产生的尴尬,我居然也遇上了。

我提着电脑和一包行李去乘公交,因为车厢里人不多,我破例没走向最后的几排座位,就近找了个中间的位置。一路上不断地有人上车,不一会儿车上就坐得满满的,连中间都站满了人。

上来一老一少,小孩投了币几大步就从我身边跑过去了,看样子八九岁。刷卡机里传出老人卡的声音,抬头一看,那个老人正走过来,在我身边停下,伸手抓住了拉环。我站起来让座,顺手把行李包拢在两脚中间。窗外景色不错,站着坐着都好。

车突然颠簸了一下,我回头的一刹那,窗外阳光隐去,座位上斑斑驳驳,有些模糊。原先我让的座居然是那个八九岁的孩子坐着,爷爷并没落座,只是站在旁边,扶着座椅靠背,爷孙俩讲得正欢。

一个座、两个人,本来谁坐都可以,但至少有个尊卑长幼,八九岁的孩子该懂了,居然那么四平八稳地坐着,而且坐得心安理得,这就成了问题。

从我的角度想,座,本来是让给老人的。如果老人自己坐下,再把孙子抱着,两全其美,恐怕也正是我的初

衷。但现在我的座却让给了一个可以自己站位的孩子,60多岁的我似乎没有理由说服自己,塞给我的竟有些添堵。当我正在后悔今天这个座儿让得不伦不类的时候,老人趁别人下车的时候又坐上了另一个座。

按常理,我让座的时候,应该有一声“谢谢”,可老人没吱声,大概孙子心中没有长幼之别也是从这儿来的。空出一个座儿,还一个人情,请让座的人落座也是常理,可老人依然没吱声,自己一屁股下去坐得严严实实。

其实,我让座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图人家的“谢谢”,更没想再坐上一个位置,既然站起来了就没想再坐下去。只是于孩子而言,从小多一些礼仪总不是坏事;于老人而言,遇事多一份谦让也未必不是好事。

记起媒体报道过,有大妈逼着年轻人让座、有大爷斥骂年轻人无礼,道德遭到绑架、文明受到污染。让座让出尴尬的不少,“车下方世玉,车上林黛玉”,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文明阴影。

我自愿让座,没谁逼着骂着,更与“爱心专座”无关。我之所以就事论事,只是觉得文明的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不唯让座。比如隔代教育、比如社会公德,还比如换位思考。



## 艰辛艺考路

□沉香屑

2020年秋,小宝终于圆梦中央美术学院,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,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有一种梦想看似遥不可及。

有一种偏见是文化学习不好才走艺考之路。

事实上,艺考这条路,比人们想象中的要难得多;我们以为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而现实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难得多。

从喜欢画画,到真正学习绘画,最后参加艺考,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。时间过得很快,升入高三,高考就要来了。在小地方待久了,容易坐井观天,不知道外面的世界。小宝提出,想去外面学习,找一个好的画室。

孩子给我们出了难题。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后,宝爸决定带小宝去北京走一走。2019年4月,我们向学校请了假,一路北上。中国美术馆、中央美术学院、清华美院、中国传媒大学……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。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,正是那一次北京之行,种下了梦想和希望的种子。然而,梦想照进现实,是一条漫长的路。

当年7月,小宝正式北上,去追逐心中的梦想。这一去,就是四五个月。9月份,学校开学,同学们都回到学校,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,一边复习文化课,一边学习艺术课程。而小宝一个人在北京,每天在画室练习到晚上10点,再花一个小时自己复习文化课。后来,随着校考的逼近,时间越来越紧张,每天一个小时的文化学习也难以保证。这让我们很忧心。在北京学习期间,一个央美学长带着他参观了学校,走在央美校园里,他给我们发信息说,“恍惚有一种自己就是这里学生的感觉,希望一切都不是梦。”或许从那时起,梦想在他的心里发芽了。

此后诸多曲折艰难略过不表,真正让人无能为力的,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。多番踌躇后,我们开车去北京把小宝接回了家。

随着疫情的发展,中央美院的校考延期了,具体时间表待定。为了减少考生集聚的风险,中央美院采取了用省

统考成绩进行初审的办法,初审分数线一直悬而未决。紧接着,小宝一边在家上网课复习文化知识,一边跟着画室的网上教学画画。

2020年5月30日,接到通知,他幸运地通过了央美的初审,但什么时候校考依然悬着。我们每天关注央美的招生动态,生怕错过重要信息。过了几天,考点公布了,在河南某市,但考场不确定。根据之前考生提供的经验,先网上提前订好机票和酒店。再盘点考试用品,长途辗转,需不需要买个推车装画具材料?飞机上让不让带?先订起来再说。就连淘宝卖家都知道,这一定是艺考生,好心提醒,画笔消耗大,一定要多备。

6月23日,学校官方网站发布了最新消息,改为远程线上考试。这是要在家里考试,不用出去奔波了?许久才平静,安下心来,好好准备考试。

因为疫情,2020年高考推迟到7月7、8、9日。中央美院校考时间安排在7月13、14日。时间很紧,每天在紧张的文化学习之后,还要抽出时间练习画画。

高考一结束,立即投入到校考的准备中。宝爸负责考试后勤保障,为确保万无一失,一次次调试手机拍摄效果、考试监控系统、无线网络,买了专业的手机支架、应急灯,参加学校考试测试顺利。考试当天,上午一场、下午一场,每场3个小时。房间就是“考场”,我们守候在“考场”外,只能用耳朵聆听“考场”内的情况。3个小时里,画笔一直在沙沙作响。时间一到,网络那头宣布考试结束,考生自己封闭试卷,一切都在网络监控下进行。半个小时后,邮政专递工作人员上门收件。一场关系到前途命运的大考,就这样在自己家中完成了。如今想来,都像是一场梦。

8月17日,收到央美录取通知书。

有梦就有缘。从不敢想到踮起脚尖张望,再到勇敢追梦,就像跑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,一步一步,靠近梦想、拥抱梦想。

## 租房闹心事

□海风

我租过五年房,住过两次四合院,第一次租住的小院包括我在内有两家房客。女房东好清静,我们两家偶尔请人来做客,都会遭女房东的反感。

一个小姐妹来我家里借住了两天,女房东的脸拉得比驴还长。那个小姐妹每次到家里来,女房东都像防贼一样提防着她,让我们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。女房东向我打探小姐妹的名字和工作单位,比派出所的片警查得都仔细。其实那个小姐妹很安分,进到院子里就轻手轻脚溜进我的屋里。女房东还嫌弃人家的高跟鞋动静大。

吃一堑长一智,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带朋友到家里来吃饭、住宿,我一个人寄人篱下也就罢了,还弄得我的朋友没着没落。

经济条件有些好转,我就改租了单元房,鱼龙混杂的平房算是住够了。最初的两居室,我和房东签的是一年的合同,离合同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,忽然有一天晚上,男房东跑来告诉我,他们打算装修房子,限我三天之内搬家。搬家需要时间,重新租房也需要时间。我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,男房东说:“越快越好,最好两三天就给腾出来,剩下的房费我退给你!”

我只能赶紧四处找房子,那几天心急火燎,连饭都吃不下,最后定下了同一社区的一套房子。东西搬完了,我把钥匙给女房东,女房东却不肯把剩余的房费退还,而男房东神奇地消失了,怎么也找不到人。

新租的房子原本是两室一厅,房东租给我一室一厅,另一室他们放杂物,铁将军把门。房子的环境很差,地面没有装修,厨房没有油烟机,入户没有安装防盗门,只有一扇木门,我只能将就着住下去。整整一个夏天,我没在家里吃过一次饭,厨房实在没法开火。房间潮湿,弄得我的身体严重过敏;房门不隔音,外面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住在对面楼的女房东天天来,今天来拿一个花瓶,明天来找一床被子……中午时分我正在家里午休,她咚咚咚来敲门,打开另一间卧室拿一个马扎,说什么她下楼急,没带马扎。

不缺东西,女房东也天天过来看看。傻瓜都看得出,她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我哪儿租的是独立的单元楼,简直是花钱给自己找了个笼子。

在这个笼子住了不足三个月,我就搬家了。搬家那天,女房东和男房东一人带一个马扎早早来到我家,一个坐在我屋里,一个坐在楼下,隆重地为我“送行”。厨房的玻璃破了一块,女房东非要我赔偿十元钱,电费账户里我预存了一部分钱,她却怎么也不肯退给我。

怪不得那么多人宁愿做“房奴”也不愿意做房客;即便给银行打工,也不愿意和房东打交道,有些房东的小心思让人防不胜防,咱当房客的有理到哪儿说去!